論語集註 一

234
4
26

準貴

論語

朱熹集註序說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

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
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爲
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
及長爲委吏料量平

委吏本作季氏史索隱

云一本作委吏與孟子
合今從之

爲司職吏畜蕃息

職見周禮牛人讀爲樴
義與杙同蓋繫養犧牲

之所此官即孟子所謂
乘田
適周問禮於老子既反而
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
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

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爲
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
有聞韶問政二事
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
不可公惑之

有ニ季孟吾老之語一

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
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
季氏强僭其臣陽虎作亂
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脩

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
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
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
欲往而卒不行

有下答二子路一東周語上

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
年四方則之遂爲司空又
爲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
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
魯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

由爲季氏宰臨三都收其
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
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
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
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

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
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膰俎
於大夫孔子行

魯世家以此以上皆爲
十二年事

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
鄒家

孟子作顏讎由

適陳過匡匡人以爲陽虎
而拘之

有顔淵後及文王既没

之語

既解還衛王遽伯玉家見

南子

有失子路及未見好德

之語

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

有天生德語及微服過

朱事

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

居三歲而反于衛靈公不
能用
有二三年有成之語
胥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
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
果
有下答子路堅白語及荷
簣過門事
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
又至蓮伯玉家靈公問陳

不對而行復如陳

據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

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

召冉求

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歎爲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詞爲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

記本皆此一時語而所
記有異同耳

孔子如蔡及葉

沮溺耦耕荷蓧丈人等
有葉公問答子路不對
事史記云於是楚昭王
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
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
圍之故孔子絶糧於陳
蔡之間有慍見及告子

貢一貫之語按是時陳
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
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
圍之且據論語絶糧當
在去衛如陳之時

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
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
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
恐無此理時則有接輿
之歌

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
君輒欲得孔子爲政
有魯衛兄弟及答子貢
夷齊子路正名之語
而冉求爲季氏將與齊戰

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
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
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
有對哀公及康子語
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

亦不求仕乃叙書傳禮記
有杞宋損益從周等語上
刪詩正樂
有語太師及樂正之語上
序易彖繫象説卦文言
有假我數年之語上
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
者七十二人
第子顔回最賢蚤死後
唯曾參得傳孔子之道

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
有下莫我知之歎
孔子作春秋
有知我罪我等語論語
請討陳恒事亦在是年

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十
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
卒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
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
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

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
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庸
子思學於曾子而孟子
受業子思之門人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
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十
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
多於魯論古論出孔子壁
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
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

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
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
子以子稱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
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
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
好之樂者有讀了後直有不
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

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

程子曰順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

但覺意味深長

論、撰也次也撰次孔子及弟子語也

論語卷之一

朱熹集註

學而第一

此爲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

學ノ一字實兼致知力行而言
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ハ皆學之事

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說悅同

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

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

浹洽二字有深意如浸物於水水若未入只是外面濕了內面依然乾了必浸之久則透裏皆濕了習而熟熟而說了脉絡貫通程子所謂浹洽是也

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謝氏曰時習

理義人我之心所同然非有我之得私也吾獨得之雖足以說矣告人而莫信卑人而莫從是獨權此理而人不得與於吾心之所同也善不是自家獨有人皆有之我習而自得未能及人雖悅未樂

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樂音洛

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

有朋遠方来而樂者天下之公也人不知而慍者一己之私也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則樂不止已知則不慍

從者衆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人不知而不慍亦君子乎 慍紆問反

慍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

令人有一善使欲人知不知則有不樂之意不特此也見人有善而人或不知之初不干己事而亦為不平況不知己乎此不知不慍所以難也

氏曰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程子曰雖樂於及人而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之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慍者逆而難故惟成

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由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

只少有拂戾便是犯上不必至淺犯乃爲犯如疾行先長亦是犯上

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弟好皆去聲鮮上聲下同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

亂則爲悖逆爭鬪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與平聲

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爲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詞謙退不敢質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

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爲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

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

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

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

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
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詞
不迫切專言鮮則絶無可知
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
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

忠是就心上說信是就事上說○盡己之心而無隱所謂忠也以出乎內者言也以事之實而無違所謂信也以驗乎外者言也然未有忠而不信未有信而不出於忠者表裏之謂也發於心而自盡則為忠驗於理而無違則為信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發忠信只是一事而相為內外始終本末有已為忠見於物為信

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
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
乎傳不習乎省悉井反爲去聲傳平聲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

有不善則改之
無慊於心則加勉

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
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
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
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
切如此可謂得爲學之本矣

謀不忠則欺於人
言不信則欺於友
傳不習則欺於師

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爲
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
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
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
愈遠而愈失其眞獨曾子之

此特留于省身而已

學專用心於内故傳之無弊
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
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
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
不盡心乎

論語一 二一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
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乘皆去聲

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
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主
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

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程子曰此言至淺尾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

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
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
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
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

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
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
存而已未及爲政也苟無是
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
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爲主愚

謂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
讀者宜細推之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
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
則以學文弟子之弟上聲
則弟之弟去聲

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
有實也汎廣也衆謂衆人親
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
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
文○程子曰爲弟子之職力

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爲已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

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爲未嘗爲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呉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學而篇大抵皆在於務本

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爲無弊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内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

主忠信

忠為實心、信為實事、人若不忠信如木之無本水之源

若不主信便正衣冠尊瞻視只是色莊為學亦是且為學交朋友未必盡情改過亦未必真能改過故為人須是主忠信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爲惡則易爲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爲主焉○程子曰人道唯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

朋友終不如己如使無畏敬而生狎海豈能有益無友不如己者與勝己者處也

過也而集註以爲惡日長者無心失理爲過有心悖理爲惡自語曹則過可反而爲善自治不嘗則過必流而爲惡

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無友不如己者

無毋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

過則勿憚改

勿ハ亦禁ヿ止ノ之辭ナリ憚ハ畏ノ難也自治ヿ不ノ勇則惡日ニ長ス故ニ有レ過ヿ則當ニ速ニ改ムヿ不ノ可ニ畏ヿ難而苟ヿ安ス也

程子ノ曰ク學ノ問ノ之道無ノ他也知ス其不ノ善ヿ則速ニ改テ以テ從ノ善ニ而已

○程子ノ曰ク君ノ子自ノ修之道當ニ如ノ是ノ也游氏カ曰ク君ノ子ノ之道以威重ヿ爲ノ質而學以成ス之學ノ之道必以ノ忠ノ信ヿ爲ノ主而以テ勝ルヿ己ニ者ヿ輔ク之然モ或ハ吝キハ於ニ改ムルニ過則終ニ

孟子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則大事人子所宜慎也

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愼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

之道也故以此自為則已之
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
於厚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
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
之與之與之與
平聲下同

子禽姓陳名元子貢姓端木
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元子
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

子貢曰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

温和厚也、和兼厚、字畫、温之義、和如春風和氣之和、厚如坤厚載物之厚、和不慘暴也、厚不刻薄也、良易直也、記言易直子諒之心、易平易坦易、直如曰直無險詖、子諒慈良也。恭敬莊也、莊主客敬主心自中發外、故曰恭也、儉節制也、儉非是儉約只是不放肆、常收斂之意。節者自然之界限、制者用力而裁制、讓謙遜也、謙謂不矜己之善、遜謂推善以歸人

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温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

如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
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
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
學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
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

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
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
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
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
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

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行去聲

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

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
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
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
不得為孝矣○尹氏曰如其
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

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
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
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
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

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爲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爲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爲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爲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後有所
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為貴
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
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
蕩忘返而亦不可行也○程

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
為貴先王之道以斯為美而
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
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
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之

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爲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

親亦可宗也　近遠皆去聲

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

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好去聲

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愼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

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

○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樂音洛　好去聲

諂ハ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
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
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
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
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

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
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
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
矣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
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為

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磋七多反
與平聲

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

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詩以明之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

致亦不可驚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為患也

爲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共音拱亦作拱

政之爲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爲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爲政以德則無爲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爲政以德然後無爲范氏曰

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
而信無為而成所守者至簡
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
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衆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
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
大數也蔽猶蓋也思無邪魯
頌駉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
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

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

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

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
以一言蔽之曰毋不敬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
免而無恥

道音導
下同

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
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
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
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
所羞愧蓋雖不敢為惡而為
惡之心未嘗亡也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耻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

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矣

三十而立

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

四十而不惑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

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

又不足言矣

六十而耳順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從如字

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

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

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爲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

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

體即道用即義聲為律而身為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二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塗而廢也愚謂

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爲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爲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詞之屬意皆放此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

忌無違謂不背於理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為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為孝故語樊遲以發之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
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
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
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
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

然又若不專爲三家發者所
以爲聖人之言也○胡氏曰
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
分則有限得爲而不爲與不
得爲而爲之均於不孝所謂

以レ禮ヲ者爲レ其ノ所レ得レ爲ヲ者ヲ而已矣

○孟武伯問レ孝ヲ子曰父母ハ唯其ノ疾ヲ之憂フ

武伯ハ懿子之子名ハ彘言ハ父母愛スル子ヲ之心無レ所レ不レ至ラ惟恐ル其有レ疾ヲ病常ニ以テ爲レ憂ト也人子體此レ而以テ父母之心ヲ爲レ心ト則凡所以ノ守ル其ノ身ヲ者自不レ容レ於不レ謹ニ矣豈不レ可ラ以テ爲レ孝ト乎ヤ舊說

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賢於不義爲憂而獨以其疾爲憂乃可謂孝亦通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養去聲別彼列反

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養能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

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
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
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
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
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
聖門高第未必至此聖人直
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
發之也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
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

以爲孝乎　食音嗣

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爲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爲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爲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爲難亦通

○程子曰告懿子告衆人者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回ハ孔子ノ弟子姓ハ顔字ハ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ニ有テ聽受ニ而無

也告ニ武伯ニ者以テ其人多キヲ可キヲ憂フル之事ヲ子游ハ能養テ而或ハ失ス於敬ニ子夏ハ能直義ヲ而或ハ少シ温潤之色ニ各因テ其材之高下ト與ニ其所ニ失スル而告ク之故ニ不同カラ也

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聞之師曰顔子深潜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

其不愚也

○子曰視其所以

以為也為善者為君子為惡者為小人

觀其所由

觀比視為詳矣由從也事雖為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為君子矣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為者也

察其所安

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僞耳豈能久而不變哉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焉於虔反廋所留反

焉何也廋匿也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己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溫尋繹之也故者舊所聞之事新者今所得之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爲人之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爲人之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材一藝而已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比必二反）

周普徧也比徧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

○君子小人所為不同如陰陽晝夜毎毎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當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

之幾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程子曰

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

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為尤甚

學者當如濯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女音汝

由孔子之弟子姓仲字子路子

路好レ勇蓋有リ強テ其所ヲ不レ知以テ
為レ知者ノ上故ニ夫子告テ之曰我教ニ
女ニ以テ知レ之ヲ道ヲ乎但所ノ知ル者ハ
則以テ為レ知ト所ノ不レ知者ハ則以テ為ス
不ト知ト如キハ此ノ則雖モ或不レ能ニ盡ク知ヲ
而無ニ自ラ欺ノ之蔽ヲ亦不レ害ニ其為ヲ
知矣況ヤ由テ此ニ而求レ之又有ル可
知之理乎ヤ

○子張學干祿

子張ハ孔子ノ弟子姓顓孫名ハ師

干ハ求也祿ハ仕者ノ之奉ナリ也

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行寡之行去聲

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愼言行者守之約凡言

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程子曰修天爵則人爵至之道也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爲利祿動若顔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惟理可爲者爲之而已矣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魯君名蔣凡君問皆稱名孔子對曰者尊君之辭也錯捨置也諸衆也程子曰舉錯得其義則人心服○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爲枉

以枉為直者多矣是以君子
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
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
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
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
則民敬於己孝於親慈於衆
則民忠於己善者舉之而不
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

於為善○張敬夫曰此皆在
我所當為非為欲使民敬忠
以勸而為之也然能如是則
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
疑其不為政也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
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
政

書云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
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善兄弟
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
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為
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
則是亦為政矣何必居位乃
為為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
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
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也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

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
之哉 輗五兮反 軏音月
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輗轅
端横木縛軛以駕牛者小車
謂田車兵車乘車車轅轅上

曲鉤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
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
猶是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陸氏曰也一作乎○王者易

姓受命為一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愚按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爲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

三統謂夏正建寅為人統商
正建丑為地統周正建子為
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
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
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

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
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
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
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
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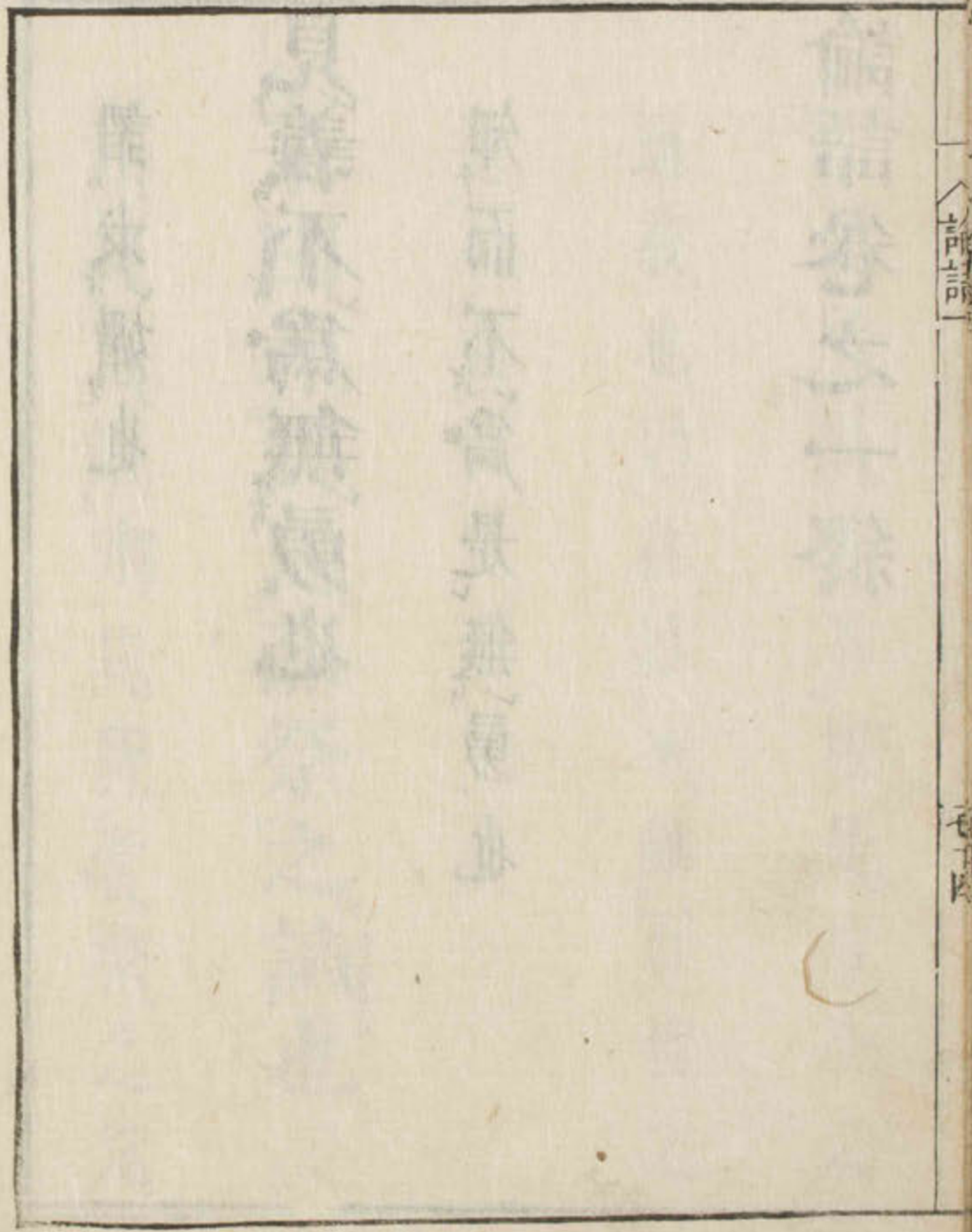
此非若後世識緯術數之學
也○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
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
明之也夫自修身以至於為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叙
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
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
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
度文為或太過則當損或不
足則當益之損之與時宜

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而徃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之也

見義不爲無勇也

知而不爲是無勇也

論語卷之一終